



布莱姆·斯托克/著 石 林 李 蓉/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吸血鬼的访客

DRACULA'S GUEST

从《暮光之城》回归《德拉库拉》

布莱姆·斯托克塑造的吸血鬼形象铸就其
不可颠覆的恐怖小说鼻祖地位

以其名字命名的布莱姆·斯托克奖，是恐怖小说之最高奖

斯蒂芬·金曾六次获此殊荣

恐怖小说宗师布莱姆·斯托克作品珍藏集



*Dark Clouds in the Sky
It becomes colder
Crows flying like Shadows*

吸血鬼的访客

DRACULA'S GUEST

布莱姆·斯托克/著 石林 李蓉/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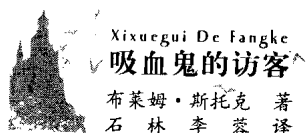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吸血鬼的访客 /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 (Stoker, B.) 著; 石林, 李蓉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411-2864-6

I. 吸… II. ①布…②石…③李… III. 恐怖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5022号



出品人 黄立新
策 划 胡 焰 李亚南
责任编辑 李亚南 (邮箱: 373143057@qq.com)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喻 辉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7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09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864-6
定 价 1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

在我丈夫去世的前几个月，他就打算出版三套短篇小说集，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在他原来的目录上，我又加上了一直未出版的“德拉库拉吸血鬼”的故事。他本来就有此意，而且我也相信这个故事会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它是我丈夫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其他的故事都已经在英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过了。要是我丈夫还活着的话，他也许会校阅这些他早年写下的故事。可命运无法改变，我只能遵照他的遗愿把这本书整理出版。

弗罗伦斯·布莱姆·斯托克

目 录

- ◎ 吸血鬼的访客 / 001
- ◎ 法官的房子 / 015
- ◎ 复仇的猫 / 034
- ◎ 黄金之谜 / 046
- ◎ 吉卜赛预言 / 060
- ◎ 归来的亚伯·贝汉 / 072
- ◎ 老鼠的葬礼 / 092
- ◎ 雅各布的噩梦 / 119
- ◎ 克鲁肯沙滩 / 130
- ◎ 命运之链 / 151
- ◎ 血色栅栏 /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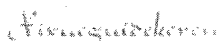


吸血鬼的访客

当我们驱车准备离开时，慕尼黑阳光灿烂，四周洋溢着初夏的快乐。我们正要出发时，我所逗留的四季酒店的餐厅领班德尔布鲁克先生来到马车旁，在祝愿我一路顺风后，他握住马车门把手对车夫说：“记得在黄昏之前赶回来。虽然天看起来很亮，但已经在刮北风了，说不定会有一场风暴呢。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太晚回来的。”他笑了笑继续说，“你知道这里的夜晚什么样。”

约翰附和着：“是的，先生。”然后戴上帽子，驾着马车出发了。我们出了镇子后，我示意他停下，跳下车问：“约翰，今晚怎么安排呢？”

他一边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一边简短地答道：“沃尔伯吉斯之夜。”然后他取下手表，那是一个老



式的和萝卜一样大的德国银表，他皱着眉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耸耸肩。我意识到他这是在含蓄地向我抗议这不必要的延误，于是我又坐回了车厢，示意他继续前进。马车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奔上路，像是要弥补刚才耽误的时间。可就从这时起，马儿就像丢了魂一般，像是嗅到了空气中某种可疑的东西。这让我感到恐慌。当我们走过了高原，公路两旁就非常的荒芜了。前进的途中我看到了一条路，似乎很少有人走，像是在一个小而曲折的山谷里挖出来的道路。它看起来如此吸引人，我甚至不惜冒着惹恼约翰的危险叫他停下，告诉他我想走这条路。他找出了种种借口推脱，还边说边在胸前画十字。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向他提了很多问题。他巧妙地和我周旋，并不停地以看表来表示抗议。最后，我说：“得了吧，约翰，我就走这条路。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和我一起，要是不愿意呢，就请给我一个理由，我就问这么多。”他飞快地跳下了马车，这让我立即明白了他的答复。他伸出双手抓住我，哀求我不要走。还好，他的德语里夹着几个英语单词，让我大致能够猜出他的意思。有好几次他都像是打定主意要给我讲些什么——应该是某些让他忧心不已的事情；但每次他都及时刹住了车，只是画着十字对我说：“沃尔伯吉斯之夜！”

我试图与他争辩，可我们语言不通，没办法很好地交流。他显然利用了这个优势，尽管一开始就零星地说着英语单词，可他总是会忍不住地蹦出他的母语。而且每次这样做时，他都会不时地看表。马儿也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嗅着周围异样的空气。这让他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起来，惊恐地环顾了四周一眼过后，他突然跑上

前，拉住马缰把它们牵到了二十英尺开外。我跟了上去，问他在干什么。他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指着我们离开的方向，那正好和其他道路形成一个十字，他先用德语然后又用英语说：“埋葬那些自杀的人吧！”

我想起人们有在十字路口埋葬自杀者的旧习俗：“啊，我知道了，自杀！真是有意思。”但我想不明白，这些马儿为何也会受到惊吓。

说话的时候，远处传来一种介于狗吠和狼嚎的声音。这让马匹显得非常不安，约翰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安抚它们。他脸色苍白地说：“听起来像狼的声音，可现在这儿是没有狼的啊。”

“没有狼吗？”我问他，“以前这附近不是一直有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他说，“在春天和夏天时候是这样。但下雪的时候不会有。”

他抚摩着马儿，想让它们安静下来，乌云很快划破天际遮住了阳光，一股凉意扑面而来。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之后，太阳又出来了，而且比刚才更加灿烂。这更让人不安。约翰望着天际线脱口而出：“暴风雪来临前的宁静。”然后，他又看了看表，随后直直地走过去牵起了马缰，爬上马车，继续我们的旅途。

我觉得他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于是没有立刻上车。

“告诉我，这条路通向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指着前方问。

他又一次在胸前画了十字，嘟哝了几句祷告后答道：“它是邪恶的。”

“什么是邪恶的？”我问。

“村庄。”

“也就是说那里有个村庄？”

“不，没有。几百年来那儿一直寥无人烟。”

这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可你刚才说有村庄。”

“曾经有过。”

“那它现在在哪里？”

于是，他用德语夹着英语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混杂的语言使我不很清楚他在讲什么，但我大致猜得出来他是说几百年前，那儿的人死后被埋进了坟墓，却仍然可以听到地底下他们的声音，于是人们挖开坟墓，发现他们的嘴唇还是猩红的。于是人们赶紧想办法拯救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的灵魂！说到这儿他又双手合十），村子里的人走的走，死的死，最后只剩下了——剩下了一些东西。他显然不敢说出最后这句话，继续讲下去时，他变得越来越激动，仿佛被自己的想象控制住了，说到最后他已经几近崩溃的边缘，脸色惨白，浑身冒虚汗，止不住战栗并不时地环顾四周，好像他所恐惧的那些事情即将出现在这阳光明媚的平原。最后在痛苦和绝望中他尖声叫出：“沃尔伯吉斯之夜！”并指着马车示意我赶快进去。这个时候，我的勇士血液开始作祟，我往后退了一步，说：“你害怕了，约翰，你害怕了。那你回家吧，我自己回去，我觉得散散步也不错。”我打开车门，从座位上拿起我的橡木手杖——这是我在假期短途旅行时的必备物品——然后关上门，指着慕尼黑黑的方向对他说：“回家吧，约翰，英国人不怕沃尔伯吉斯之夜。”

马儿此刻更是前所未有地烦躁起来，约翰设法控制它们，同时还激动地祈求我不要做傻事。我拍了拍这个可怜的家伙，他看上去如此真诚，可我却止不住发笑。他仅有的英语功底此时通通跑到了九霄云外。在万分的激动和焦虑中他忘了那唯一可以和我交流的语言工具，开始用德语喋喋不休地嚷嚷。我有些听不下去了。于是给他指了指方向，说：“走吧，快回家！”然后便沿着十字路走向了山谷。

约翰无奈地掉转马车。我倚着手杖看着他朝着慕尼黑远去的背影。他先是缓缓地走了一阵，随后便碰上了一个高大瘦弱的男人。由于隔得太远，我无法看得很清楚。可是当来者靠近马的时候，它们又开始焦灼不安，并慌乱地嘶鸣起来。约翰没办法让它们安静下来，它们撒开腿像是疯了一般的朝着大路跑开了。他们渐渐地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四下里寻找刚才那位陌生人，可是他也不见了踪影。

我坐下来稍事休息，开始环顾周围的环境。此时的天气已经比我刚出来时要冷得多了，头顶还依稀盘旋着隐约的叹息声。我抬起头，看到天空中黑压压的乌云正在飞快地朝着南方行进。这应该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信号吧。我有些激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又踏上了旅途。

如今我路过的地方风景更加迷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吸引眼球的东西，但加在一起却显得如此和谐而惊艳。我沉浸在这一片美景之中，不知不觉竟过去了很久，直到夜色越来越深，我才猛地意识到该考虑如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昼的光明已经隐去。夜凉

如水，头顶的乌云更是让人动弹不得。远处还传来轰隆隆的响声，就像人们说的神秘的狼嚎。我犹豫了好一会儿。又想到自己说过要去看看那个荒凉的村庄，于是我上路了。不久就来到了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地域辽阔的村子。路边零星点缀着各种各样的树，小斜坡和洞穴随处可见。蜿蜒曲折的道路尽头消失在了一片浓密的树丛里。

这时，天气冷得让人发抖，下雪了。我想起此前走过的那些荒凉的地方，于是赶紧加快步伐，想要到前面的树林里寻找一个落脚之地。天色越来越暗，雪也越下越大，直到我脚下的路和四周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条路崎岖不平、杂草丛生，我跌跌撞撞地走在上面行走，脚也在杂草和青苔中越陷越深。这时风也吹得更猛了，我几乎无法迈步。空气也凝结成冰，尽管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天气，却也渐渐感到吃不消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天空中还不时划过一道道闪电，借着这些闪电，我看到面前有很多树，大多是紫杉和柏树，都被厚厚的雪覆盖着。

很快，我在树林里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避一避的地方，那里相对安静，我能听见风刮过头顶的呜呜声。风暴的昏暗与夜色的漆黑交织在一起。不久，风暴像是停止了，只有强劲的风还残留着。周围还时不时传来狼的叫声，和某些类似的声音纠缠在一起。

终于，乌云散去，月光蔓延开来，我发现自己正站在紫杉和柏树边上。雪停了，我走出去接着上路了。一路走下去，我发现了很多古老的地基，尽管如今已是废墟一片，但这儿应该曾经有过一幢房子，我还能依稀看出它的一些原形。走到灌木丛尽头时，我看到了一圈低矮的墙，顺着墙走下去，我很快就发现了出口。这里的柏

树形成了一条通往一个方正形的大面积建筑物的小路。我正想看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建筑时，飘浮的云彩又挡住了月光，我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风力越来越猛了，我感觉自己边走边哆嗦，可是这里没有可以避风的地方，于是我只得摸索着前行。

四周变得出奇的安静，我停下了脚步。风暴已经过去了，大自然的沉寂让我的心脏仿佛也停止了跳动。不一会儿，月光又穿透云层射了出来，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片墓地，而我刚才看到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正是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坟墓，像雪一样白。一声沉闷的叹息伴随月光而来，又被一阵长久而低沉的咆哮接了下去，像是狗或者狼的声音。这让我毛骨悚然，周身不由得发冷。月光倾泻在大理石墓碑上时，风暴仿佛嗅到了什么踪迹一般又一次铺天盖地而来。在某种莫名的力量驱使下，我走了过去，想要看看那墓碑上到底写的是什麼，为什么孤零零地躺在这样一个地方。待我走近之后，我看到多利安式的墓门上用德文写着：

施蒂里亚

格拉兹的多琳根伯爵夫人

于 1801 年发现卒于此地

坟墓的顶上像是有一颗大铁钉或是大木桩之类的东西。我转到墓碑后面，发现上面刻着几个大号俄文：

亡灵走得更远

这次旅途中发生的事情如此古怪离奇，我不敢再想下去，我觉得自己都快要昏过去了。我第一次为没有听从约翰的话而后悔不已。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这就是沃尔伯吉斯之夜！

千百万的人都说，在沃尔伯吉斯的夜晚，当坟墓打开，所有的亡灵拥出来时，魔鬼就会现身。天上、人间、地下三界的所有邪恶的东西都会出来狂欢。因此驾车人总是特别小心地避开这个地方。这就是几个世纪以前人口灭绝的那个村庄；这就是人们当年埋葬自杀者的地方；这就是我如今孤身一人待着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我不寒而栗！我使出所有学过的哲学和宗教理论，鼓足勇气告诉自己挺住，不能轻易被击垮。

突然间，一场龙卷风降临了。大地在震颤，如同数以万计的马儿在地面上雷鸣般地奔驰而过，这次伴随着降落的是冰雹，而不是雪，巨大的冰雹重重地打在树木的叶子和枝干上，就算我躲在树下也无济于事。我先是冲向了那棵离我最近的树，可很快我就发现那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于是我只得朝着那个看似是唯一的庇护所的地方跑去，就是那扇多利安式的墓门。我伏在巨大的古铜门上，暂时得以避开那些冰雹的侵袭。

就在我倚在门上时，门“嘎吱”一声轻轻地向内开了。在这样糟糕的天气下，即使是坟墓也愿意伸出它的慷慨援助之手。我正要往里走时，天空中划过了一道闪电，把四周映照得亮堂堂的。就在这时，我把目光转向了黑暗的墓穴，看到一具棺材上躺着一个漂亮的女人，面容饱满、嘴唇鲜艳。惊雷在头顶炸开，我像是被某个巨

人的手牢牢地抓住了，又将我扔回了旷野之中。这件事发生得如此突然，我还没来得及缓过神，就发现冰雹已经把我击倒了。同时我有了一种强烈而奇怪的感觉：我并不是一个人。我看着坟墓。这时又来了另外一道闪电，电流像是击中了坟墓顶上的铁柱子，并顺着它传到了地面上来，就像一阵火光蔓延到了大理石上面。那个死去的女人愤怒地爬了起来，她痛苦的尖叫声渐渐被电闪雷鸣给盖下去了。我听到的最后一丝声响便是这阵混合着死亡气息的声音。巨人的手把我越扯越远，结实的冰雹打在我的身上，空气里不断回荡着狼嚎。我能记起的最后一个景象便是一团隐约在移动的白色物体，好像脚下墓地里所有的幽灵都被解放了出来，他们从四面八方朝着我包抄了过来。

渐渐地，我的意识开始模糊，一度有令人恐惧的疲惫感觉，就好像我的灵魂被抽离了身体。我什么都知道了，随后我的意识才慢慢恢复。我的双腿疼痛不堪，似乎已经麻木得不能移动。脖子和整个脊椎都凉透了，耳朵似乎也跟腿一样疼得失了灵。相对而言，我的胸口还有点温度。这就像是一场噩梦，应该说是肉体的噩梦，仿佛一些异常沉重的东西压在了我的胸口上，让我窒息。

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似乎持续了很久，后来我应该是睡着了，要么就是昏过去了。接着我感到一阵恶心，就像晕船的感觉一样，而且我还极力想要挣脱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被周围的寂静包围，世界似乎都已静止，只有身边的一些动物的喘息声还在提醒我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死寂。我感到喉咙上传来了一阵暖流，这让我清醒了过来，血液腾地涌进了大脑。一个身形庞大的动物爬

到了我的身上，正在舔我的喉咙！我害怕极了，可我又不敢动，但那畜生像是感觉到了我的变化，它抬起了头。我眯缝着眼，却不料迎面撞上了头顶那双无比巨大的狼眼。它尖利的白牙在血盆大口里闪着光，我能感觉到它那扑面而来的温热刺鼻的气息。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我只是感觉到了动物的咆哮伴随着一阵尖叫，一遍又一遍地传入我的耳膜。我隐隐听到远方传来一声“喂！喂！”像是招呼猎犬的声音，跟很多个其他声音混杂在一起。我谨慎地抬起头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但是墓碑挡住了我的视线。那只狼依旧奇怪地嚎叫着。一束红色的强光循声而来，在柏树丛中来回扫射。声音越近，狼叫得越急越大声。我不敢动弹，也不敢发出任何声响。那束红光越来越近，穿透了黑暗朝我袭过来。瞬时，树丛那边出现了一队带着火把的骑兵。狼从我胸膛上跳起来，往公墓方向去了。我看见一个戴着帽子、穿着军用斗篷的骑兵举起了马枪并瞄准目标。他的一个同伴拉了他一下，子弹从我头顶呼啸而过。显然，那个骑兵以为我是狼。另外一个看见那只狼逃走了，便跟上前去追捕。然后，一部分人朝我奔了过来，另外一些人则去追捕那只消失在冰雪覆盖的柏树丛中的狼。

他们走近我时，我试图动一下，却只是徒劳，虽然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也能看见他们向我走来，我却动弹不了。两三个士兵从马上跳下来，蹲下身来查看，其中一个扶起我的头，摸了摸我的脉搏。

“好消息，伙计们，”他喊道，“他的心脏还在跳动。”

他们给我灌下些白兰地，强烈的刺激得以让我睁开眼睛。周围

的光影不断在树丛中来回走动，我听见人们相互呼叫着。他们围成一团，各自说着周围发生的可怕状况。接着有亮光闪过，像是有人急急地从坟墓那边蜂拥而至。待到远处那些人走近后，围在我身边的人急切地问：“找到它了吗？”

他们急促地回答道：“没有！没有！快走！快！这不是久留之地！更不能在这儿过夜！”

“怎么了？”这是问题的关键。答案千奇百怪而又模棱两可，像是人们受到了某种刺激才要七嘴八舌地发泄，却又因恐惧而不敢轻易下结论。

“它……它的确存在！”其中一个人急中生智脱口而出。

“狼，又不是狼！”另一个人颤抖地说。

“除了子弹，什么对它都没用。”第三个人说得更直接。

“我们今天晚上算是来对了！我们的收获可真是不小！”第四个人突然喊道。

“残破的大理石那儿有血迹。”另一个人在停顿片刻之后说道，“闪电绝不可能打到这儿来。还有他，他没事吧？看他的喉头！伙计们，看啊，狼躺在他身边，为他驱走寒冷呢。”

长官看着我的喉咙回答道：“他很好，身上没有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是狼的叫声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得到他。”

“那它怎么样了？”扶着我的士兵问。他似乎是最镇定的一个，因为他的手没有颤抖。他的袖子上佩戴着下士的臂章。

“它回家了。”一个长脸的人回答道。因为受到惊吓，他面如死灰，恐惧地看着周围：“这儿这么多坟墓，任何一个都可以让它栖

身。走吧，伙计们，快！咱们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长官帮着我坐了起来，又下令让几个人把我扶上马。他也跳了上来，坐在我身后抱住了我，下令前进。于是我们迅速有序地撤离了柏树丛。

我的舌头还是不听使唤，于是只得保持沉默。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我能记起的下一个场景便是两个士兵一左一右地架着我站了起来。天已经快亮了，一束火红的阳光从北方反射过来，在雪地上投下了一道血痕般的影子。长官正在训话，他告诉士兵们不要把见到的事情说出去，只能说他们在墓地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的英国人，旁边有一只大狗守护着。

“狗！可那不是狗！”旁边一个人打断道，“我分明看见是狼。”

年轻的长官镇静地回答：“我说是狗！”

“狗！”他讽刺地重复着。显然他的勇气也随着冉冉升起的太阳而倍增。他指着我，说：“看他的喉咙，那会是狗干的吗，长官？”

我本能地摸摸喉咙，痛得大叫。人们围了过来，一些人还从马鞍上弯下腰来看。年轻的长官还是平静地说：“正如我所说的，是狗。如果谁要再说是那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只会被嘲笑。”

后来，我爬上了一个骑兵的马，我们朝着慕尼黑的郊区走去。我们碰见了一辆驶往卡特·赛森斯的马车，年轻的长官陪着我赶车，另外有一些人骑马跟在我们后面，其他人则回到了营房。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德尔布鲁克先生从楼梯上急切地冲了下来。他激动地握着我的双手把我让进屋。长官向我行礼之后转身欲走，我执意挽留，让他去了我的房间。小酌了一杯之后，我真诚地